

秋之韵

■刘文艳

飒飒秋风,清新怡人,走在清秋的石阶,一叠叠金黄的落叶咯吱作响。古人云“一叶落而知秋”,那醉人的秋,又带着它独有的韵味,漫步来到了人间。

秋满人间,不像春日那般温润,也不像夏日那般躁动,它退却生命的繁华,给人留下沉寂的思索。没有哪个季节能如秋般,处处惹人怜爱,也处处予人启迪。

秋叶,是秋日风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,也因有感秋叶而阐出经典人生语录: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它凭借着自己凋零而不惆怅的品格跻身于物候美景之中。若到中国赶上秋,你一定要去山南水北、大街小巷赏赏那清秋的叶。但凡有树木的地方,随处可见它散落一地的静美。它色泽不一,红的黄的褐的黑的,就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写照。然而,当你俯下身随意拾掇起一片,又会被眼前的景象怔住。它清晰的脉络虽还在,却早已干枯不已,完全没了昔日的水润和光泽。斑驳之状,如耄耋老人之手。秋风拂过,它肆意飘零,即便前路渺渺,或者浮萍无依,都未

曾回眸凝望它同气相连的树枝,它是那么洒脱,那般自在。视若无情?只是无依罢了!

如果说秋天是金黄色的,那一抹怡人的淡黄则是黄色中的织锦。在中国,有一种香最能代表秋天,那就是桂花香。每逢中秋前后,在气候不反常的情况下,路驿桂花定会次第开放,它芳香四溢,无论行将何处,都能感受那沁人香。也正是那记忆中淡淡的芳香,慰藉了多少漂泊游子的浓浓乡愁。此外,秋日桂花还以其淡雅的品格,深受人们青睐。李清照在《鹧鸪天·桂花》如是评价桂花:“何须浅碧轻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词作中,作者高度赞美桂花。看似写花,这花却像极了词人的人生品格。过去,桂花大多长在深山,长相也极其普通,它不绚丽也不华丽,却用淡淡的芬芳默默诠释自己的价值。李清照的一生又何不如此呢!她不施重彩,不饰雕琢,不畏权贵,却无形间将自己的学识、才华与品格凝聚成一篇篇传世佳作,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桂花的特征极为相似。桂花,

到向阳桥看火车

■贺楚建

离我家最近的火车站,是向阳桥火车站,但也有40多里山路。所以,小时候,要想看到火车,并非易事。

父亲说,夜深人静时,能听见一种类似牛鸣般的声音,那就是向阳桥火车的声音。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从没看到火车的我,有次在半夜时分起床坐在家门口,静候那像牛鸣一样的声音的到来。终于,一阵远来微弱响声越过西面山岭,向我飘来。我明白这就是火车的声音,但不像牛大声吼叫的声音,而有些悦耳。或许是距离太远了,声音变柔和了。

“火车声音不但传得很远,它的身子也长,有好几里路长呢。”不知何时,似有心灵感应的父亲来到我的身旁,接着说,“它没有轮胎,是铁圈走在铁轨上,并且比汽车跑得快。”

我一惊,疑惑不解,这么长的火车没有轮胎如何回家呢?铁圈怎么可能会在铁轨上行驶?

神秘的火车令人神往,看火车成了我当时内心迫切的愿望。

温和地坚持

■陈中奇

前天,我去参加一个培训。因为第一次去,按照地址设定导航前往。哪知导航不给力,误入正在拆迁的城中村。路尽头,隔着一个围蔽门,抬头正好可看到门外对面马路学校楼顶了,近在咫尺,可门里边岗亭阿叔死活不开门。

我说:“叔,快迟到了,开门让我就近过去。”他说:“不能开,这里虽有门,却是拆迁工地的门。”我回望了一眼,村路远又不好走,要绕回去好费时,恨不得把工作和培训通知拿给他看,围着他好说歹说只求开门。这干瘦黝黑大叔也不恼也不急,和和气气地坚持不能开,一定不能开。纠缠了三分钟,我只得走回旧路。

其实,在我们生产队里,从没见过火车的,不光我和我的同伴们,还有好些大人也没有见过火车。

“想要看火车,那就好好读书,考上一中。”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愿望,用激将法鼓励着我。父亲说的一中,是离向阳桥火车站不远的省重点中学衡南一中。

父亲的话,直击我内心深处,触动我的心灵。于是,我经过刻苦努力,终于在1978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衡南一中。开学那天,父亲挑起我的上学“家当”,送我上学。我兴高采烈地跟在父亲身后,步行40多里山路来到了学校。

都说“开学三天要”。然而,原本我是计划第二天去看火车,哪知道到了第二天全班就进入了学习状态,根本没有时间去。人在课堂,心在想火车。有时火车的吼鸣声,就更激起了我看火车的迫切心情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开学第二个星期六中饭后,学校放假一天,那时没有双休日。同学们都回家了,我却不回家,高兴

何不是古今社会中许多贤良志士的人格写照。

秋日印象,最熟悉处莫过于人们常用“悲”或“愁”字一以概之。这也许是季节的秋天可以往复循环,而人生的秋天却只经历一次的缘故。秋天,无言之间隐喻那慢慢走向暮年的人生。万里悲秋常作客、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情节,自然也成了寻常人感时伤世、感怀岁月迟暮的代名词。这个笼罩上萧瑟、凄清氛围的季节,若非人有极其乐观的心态,很难不生出落寞之感。而历史上的诗豪刘禹锡,一句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一反文坛悲秋常态,使得秋意变得别有一番风味。刘禹锡的一生,是栉风沐雨、坎坷不平的一生,蓦然回首,他的被贬生涯长达二十多年。但无论境遇如何,他依然风骨凛然,不改其志。他站在人生秋天的分叉路口,毅然写下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革新之说;他面对挚友白居易古稀之年的伤老之说,年迈花甲却依然精神豪迈,挥笔写就世代相传的励志名言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这种不屈老、不颓丧、不消极的旷达胸襟,读罢可谓振奋人心。垂垂老矣又如何?暮年也可以壮志凌云!

一年一度秋。秋之韵,远不止我所提及的这些风物精神。它在形,更在神,我喜爱它的平静,它的淡然,更喜爱它繁华落尽后依然安之若素的乐观豁达。

生命的秋天如果到来,我一定会如同迎接这季节的秋天般,欢欣鼓舞!

尽写在脸上,放下碗筷就向火车站走去。爬上了一座山岭,远远望去,火车站尽收眼底,四周村庄、学校、田园、小溪散落于大自然山水间,美不胜收。一路小跑继续前行,车站越走越近了。火车的叫唤声真的像牛吼一样,惊天动地,我见火车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,总想急切地看到火车的“真容”。

不一会,我盼望已久的火车站就在眼前了。来到进站口,工作人员告诉我,要买车票才能进站。

我在车站转悠,突然眼睛一亮,我发现前面有好几个叔叔手提大包小包,拐进了一条小巷子里。我立即向前跟在他们身后前进着,终于,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。北面开来了一列长长的火车,犹如一条长长的绿色“巨龙”,看得到车头却望不到车尾。车头口吐白烟,“呜——”一声长笛,将绿色“巨龙”带进了车站,然后一阵“喀嚓、喀嚓”声后,就一动不动地安静地趴在轨道上。

然而“好景不长”,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,车站工作人员就举起绿旗、吹响了口哨,火车似乎还没睡醒,极不情愿地迈出它那沉重的步伐,车头“呼哧呼哧”喘着粗气,又是口吐白烟,汽笛长鸣,咆哮怒吼着向前蠕动了。紧接着铁轮越滚越快,奔向远方……

望着远去的火车的背影,真使我目瞪口呆,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,直呼火车“真厉害”!

我车前面阻挡,又是厉声恐吓,又敲竹杠。我果断报警,警察一来,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通,说你们本来还有理,现在这样子纯粹算胡闹了,吓得他们作鸟兽散。

说话该怎么样有力量呢?是拿着条条框框,得理不饶人,一定高声大叫吗,把犯错的人骂得狗血淋头,过尽嘴瘾?我想即使犯了再大的错误,这种责骂的方式都是欠妥的。就算骂得合理,但相信受骂之人事后也会有反弹心理。有时候合理不合情,效果等于零。

其实,温和地坚持有更大的心灵震撼力。就像那位坚持不开门的阿叔,原则情理都占着,语调平和,态度明确,意志坚决。我再急也没招,不仅没有怪他不通人情,反而服他赞美他。“威服”和“心服”大有不同,“威服”下次没有“威”了,还可能偷奸耍滑,继续犯错。“心服”则以后可能主动配合,积极避免失误。温和地坚持,会带来恒久的感动。

寒露漫笔

■周新铭

清晨云雾绕山冈,寒露秋声降雁阳。江曲赏心扇起舞,农耕欢宴谷盈仓。避尘街市寻诗韵,登岭疏篱有菊香。萍聚风来浑不觉,惯生闲静话清凉。

题醉美雁城秋景

■谢伯虎

湘江碧透柳烟轻,竹露飞珠拭岳屏。远度归鸿栖绿浦,长吟学子醉金陵。欣观苇浪连天涌,乐赏池蛙对月鸣。石鼓江山无限好,渔舟唱晚最堪听。

笛 韵

■汤学汉

横自吹笛六孔音,拂入东风十里韵。喜怒哀乐随心曲,忘却世事只争春。

社区里的那些人

■胡剑英

“一二一!一二一!小朋友排路队!”当刘娣驰牵着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先生出门,小区门卫这样开玩笑。

“有办法。那次他一个人去吃米粉,忘记回家的路了,走丢了!急死我了!好不容易才找到。”刘娣驰让老伴转身,可见衣上缝着一块写着手机号码的青布。

疫情期间,进入银行的顾客要测体温并做登记。我发现一对老年夫妇,同性也就罢了,女的名字中有个“早”字,男的名字中有个“晚”字,朝夕相守,真是巧合。

男人高高瘦瘦,抱着胖嘟嘟的孙子:“你注意到了?我们被评为模范夫妻,还上过报纸呢!”他老婆正在办业务,听后只回头浅笑。芳姨和他们几位同住一个社区,也经常在银行碰到。做为一个年华老去的单身女人,不知羡慕人家不?面上虽平静如水,心底总会有点孤独吧?

银行每年给贵宾客户送生日蛋糕,芳姨也在其中。这天上午我打电话给芳姨,让她来行里拿蛋糕。

一年容易又秋风,芳姨沉静、瘦削,头发全白了,用上了拐杖。

芳姨并不提走生日蛋糕,她把几个叫到行长办公室:今天陪我过生日咯!

关上灯,点亮蜡烛,我们为芳姨齐唱生日快乐歌。我们催她别抹眼泪,快快许愿。同事小许摁亮打火机,来回挥动:“流星飞来了,流星飞来了,芳姨快许愿,夕阳红最美!”

“七老八十啦!只想多活几年!你们年轻人倒是别只顾工作,房子车子不是最重要的,幸福是此生能找个合适的爱人!”

那天,门口的保安大哥接过芳姨的一块生日蛋糕,发现她头上还戴着金色皇冠呢!同事小许迎着秋阳追出去:“墨镜也忘带走了!”